

爱的饥渴

Thirst for Love

「日」三岛由纪夫 著

唐月梅 译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的饥渴 / (日) 三岛由纪夫著, 唐月梅译.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2

(大师图文馆)

ISBN 7-200-04739-2

I. 爱... II. ①三... ②唐...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0424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3-1301 号

Copyright © 2003 by the heirs of Yukio Mishima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经日本酒井著作权事务所授权北京出版社出版中文简体字图文版本。

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复制、转载内容或图片。

版权所有。

爱的饥渴

[日] 三岛由纪夫 著 唐月梅 译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天利华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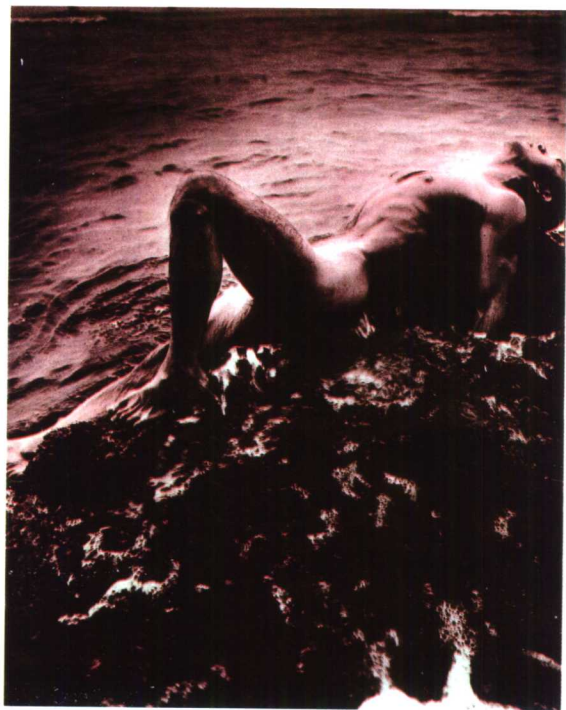
889 × 1194 32 开本 6.5 印张 137 000 字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4 000

ISBN 7-200-04739-2/1·7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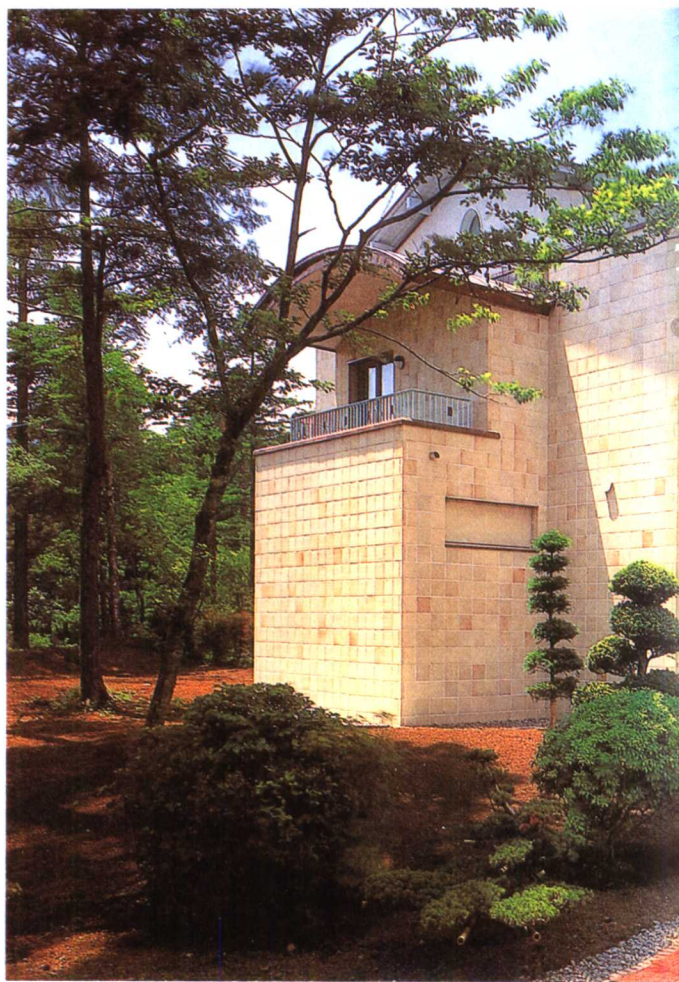
定价: 17.00 元



三岛由纪夫的爱的饥渴



三岛在自宅庭院的阿波罗像旁



三岛由纪夫文学馆



序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是我国读者熟悉的两位日本文学大家，此前，他们的作品已有多语种翻译和出版，且受到读者的青睐，常销不衰。《雪国》译介，经过风风雨雨，终得广泛认同，最近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指导委员会指定为大学生必读书之一。经过我们与杨明书先生的共同策划，又依仗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有关人士的鼎力支持和辛勤劳动，今天，这两位大家的图文馆，以一种迄今国内外所没有过的崭新面貌与读者见面了。

我们在这些作品的优美文字中，配以丰富多彩的图片，加深它们的文化底蕴，立体而形象地再现了作家在文本中所追求的美的情愫。这不仅可以满足读者传统的语言审美需求，而且还可以扩大读者的审美空间，在并茂的图文中得到更大的愉悦。自由自在地遨游图文馆，可以获得这两位大师文学之美更多更大的享受。这是人间的净福。

川端文学在日本传统的物哀精神与西方现代意识的接合点上创造了女性的美，充满了纤柔、风雅和深沉的悲哀。三岛文学在日本古典主义与希腊古典主义的融合中创造了男性的美，表现了肉体、刚毅和力量。配图中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比如，我们从图中可以体会到《雪国》“以卓越的感受性，并以小说的技巧表现了日本人心灵的精髓”。既可以抚触到《伊豆的舞女》女主人公纤弱的情影和纯真善良的心，看到《潮骚》男主人公像圣·塞巴斯蒂昂般的肉体、官能性和力量，他们都同样

抱有人间至纯至美的真情；又可以从《古都》多古情的山川中呼吸到许多传统自然景象的气息，从《春雪》男女主人公乘车赏雪和海边幽会中发现快乐的要求、肉体的要求，飘荡出平安王朝文学风雅的余韵。“《假面自白》将与少年时期快乐的欲望相连的性愿望，极其正确而冷静地加以整理、表现，并将它作品化。”“《爱的饥渴》是一部极重要的纯文学小说，它扎根于作者深层意识的性的愿望和美的倾向，进而发展到伦理道德的必然性，使两者达到精彩的一致。”总之，开卷之余，都会有“美的存在与发现”。

我们编选的川端康成图文馆和三岛由纪夫图文馆各四卷，以全球惟一图文珍藏版推出，都拥有他们各自文学的不灭之美。他们的文，透出了天堂般的诗情；他们的图，传来了心灵般的回响。我们对照他们的文字，编选插图的时候，就长久地、长久地陶醉在与美邂逅的愉悦中，或者深深地、深深地沉湎在艺术魅力的激流里。

现在，北京出版社将这两位日本文学大家的名作以图文馆的新形式展现于世，为广大读者开辟一个审美的新天地。我们相信：读者一定会发现，在这里，惟有青春，惟有爱，惟有逸乐，惟有美！

叶渭渠 唐月梅

2002年金秋于北京团结湖寒士斋

我写《爱的饥渴》

——三岛由纪夫

1949年夏天，婶母阔别许久从关西上东京来，下榻我们家。婶母的婆家是大孤近郊相当出名的农园主。她的公公从实业界退下来后，开始用现代的园艺技术经营农园。

因此，婶母谈了许多农园的故事。还谈到数年前雇佣的一个纯真而年轻的园丁的故事。当然，婶母与园丁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这个园丁的故事，突然在我眼前闪现出一个故事的情节。当时，这个故事几乎首尾一贯地浮现在我脑海里。

当时我曾一度醉心于莫里亚克的小说，也受其影响，这大概也是原因之一吧。我写成的小说，别人读来，无疑会认为这是莫里亚克小说的翻版。再加上，起初我从《默示录》的大荡妇一章中，特地取《绯色之兽》为题，但新潮社的意见认为，这个题目显得太弱，后改题为《爱的饥渴》，这就越发带有莫里亚克味儿了。这样一来，就像美国制造(宇佐)商会加拿大俱乐部威士忌酒般的東西。当然，我老早以前就有意想写一部描写田园生活的小说，不过生于东京的我，在方言问题上颇为棘手。于是我就设定战争期间疏散、“被憋在田园里的一群城里人”，从而避免了不自然。这部小说也就立即利用了这样的现实。

在故事的性质上，人物少，必须具有戏剧性的鲜明性格。于是，我就仿效法国古典戏剧必须设置国王、王妃、王子、公主、心腹朋友、知心女友等阵容。如在小说中所见的，弥吉就



是国王的角色，悦子就是王妃，三郎就是王子，美代虽是女佣，不过也可以说相当于公主的角色。谦辅夫妇就是心腹朋友和知心女友。

另外，从性质说，田园小说的背景与季节的推移是很重要的。我约莫采访了婶母的婆家两周，收集了可以称为背景材料的资料。运用到作品中的一个高潮场面的火节情景，就是冈町站近旁的某神社火节的素描。有关良辅之死的回忆部分，是依据作者曾在因患伤寒症致死的妹妹死亡现场的经验来写的。还有，之所以让故事从9月22日至10月29日深夜经过约莫一个月的发展，不是为了让小说向“三一致”（“三一致”，即西方古典戏剧的三一律，主张在一个剧中时间、地点、情节必须一致）的方向靠拢，而是由于选择了这段自己亲眼所见的季节，不想让故事过多地逾越这个范围。

这时，新潮社约我撰写一气呵成的长篇小说，我就选择它作为这部长篇的素材。开始动笔于1950年的早春。我租用了附近的亲戚G家的一个房间，每天早晨带着盒饭往来于此工作间，起初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一天能写上十页稿纸，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不久就一天只写五页甚或两页稿纸，也有些日子写的全是废稿，毫无进展。

4月2日全部脱稿。



三岛别墅庭院的雕塑，三岛精神和审美的支柱之一

第一章

这天，悦子在阪急百货公司买了两双半毛袜子。一双深蓝色，一双茶色，都是质素的纯一色袜子。

即使来到大阪，她也是在阪急电车终点站的百货公司采购完就立即乘电车往回走。没有看电影，没有进餐自不消说，连茶也没有喝。没有什么比市街的杂沓令悦子更厌烦了。

要是想去，可以从梅田站的台阶下到地下，乘地铁出心斋桥或道顿堀，这也并不费事。或者一步出百货公司，穿过十字路口，就已接近大都会的闹市区，繁华的浪潮迫近过来。路旁擦皮鞋的少年们连声吆喝：“擦皮鞋！擦皮鞋！”

① 以三弦琴伴奏的
日本说唱曲艺。

生长在东京的悦子，不知道大阪城市的模样，她对这城市——绅商、流浪者、厂长、股票掮客、街娼、鸦片走私贩、职员、地痞、银行家、地方官、市议会议员、唱净琉璃的^①、做妾的、吝啬的老婆、新闻记者、曲艺艺人、女招待、擦皮鞋的——抱有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惧心理。其实，悦子害怕的，也许不是城市，而仅仅是生活本身？生活——是无边无际的、浮满各种漂流物的、变化无常的、暴力的、但总是一片澄明而湛蓝的海。

悦子把印花布购物袋尽量宽地打开了。她将买来的袜子放在袋子最底里。这时，闪电在敞开的窗门击打而过。接着，响起了威严的雷鸣，把柜台的玻璃搁板震得微微颤动。

风呼啸地卷袭进来，把立着的小告示牌刮倒了，上面贴着写有“特价商品”几个字的字条。店员们跑去把窗户关上。室内黑魆魆。这才发现柜台的白昼也一直燃着的电灯忽然增加了亮度似的。不过，看样子雨还不会下起来。

悦子把购物袋挎在胳膊上。她不顾购物袋窝弯的竹圈从手腕蹭着胳膊滑落下去，依然用双掌捂住脸颊。脸颊显然发烧。这种情况是常见的。没有任何理由，当然也没有任何的病因，双颊就突然间像着了火似的发烧了。本来她的手掌就纤弱，现在打了水泡，晒黑了，身体底子留下的纤弱，反而使手掌显得更加粗糙了。她触摸及热烘烘的脸颊时，更觉自己的双颊发烧了。

此刻，她感到似乎什么事都可以做。她一直穿行在十字路口的旱桥上，犹如走在游泳池的跳台上一样，觉得仿佛可以跳进市街的中心。这么一想，悦子的视线便投在柜台前穿梭而过的、杂乱而又不动声色的人流上，倏然地沉湎在高速的幻想中。这个乐天的女子，缺乏幻想不幸的天分。她的怯懦，都是由此而产生的。

……是什么东西给予的勇气呢？是雷鸣？是刚买来的两双袜子？悦子急匆匆地穿过人群，向台阶走去。台阶上人声杂沓。她下到了二层。尔后，又下到了靠近阪急电车售票处的一层大厅。

她望了望户外。在这一二分钟内，骤雨沛然降下。仿佛早就在下了，人行道已经变得湿漉漉的，猛烈的雨点四处飞溅。

悦子走近出口。她恢复了平静，安下心来，有点劳顿，感到像轻度的眩晕。她没有带雨伞。不能走到外面……不是不能走，而是没有这个必要。

她立在出口的一侧，想要看看雨戛然而止时的市内电车、路标和马路对面的成排商店的情景。但是，雨水飞溅到她所在的地方，濡湿了她的衣服下摆。出口处一阵喧嚣声。有的男人把皮包顶在头上跑了过来。洋装打扮的女人用头巾遮住秀发跑了过来。他们简直是冲着悦子，为着悦子集合而来的。惟有她一人没有淋湿。她的四周站满了职员模样的男男女女，都像是落水的耗子。有的在抱怨，有的在说笑，他们都带着几分优越感，转过身来冲着刚才自己跑过来的雨场，久久无言无语，一齐将脸朝向纷纷扬扬下着大雨的天空。悦子的脸，也夹杂在这些濡湿了的脸中，仰望着雨空，雨仿佛从奇高的天空直线地瞄准这些脸，秩序井然地洒落下来。雷鸣渐渐远去。惟有暴雨的声响使人耳朵发木，心灵颤抖。偶尔划破雨声疾驰而过的汽车喇叭声、车站上的高音喇叭声、像撕裂般地呼叫，也遮盖不过雨声。

悦子离开避雨的人群，排在售票口前的长长的弯弯曲曲的无言的行列后面。

阪急宝冢线上的冈町站，距梅田约三四十分钟的路程。快车不

停这个站。丰中市迎来了因蒙受战争灾难而从大阪迁来的无计其数的人，并在市郊兴建了许多府营住宅，人口比战前增加了一倍。悦子所在的米殿村也位于丰中市内，隶属大阪府。严格地说，它不是农村。

尽管如此，如果要买点物美价廉的东西，必须花上一个多小时前往大阪购买。今天是秋分的前一天，悦子打算买些柚子供奉在丈夫良辅的灵前，这是他生前所爱吃的果品。不巧，百货公司水果柜台的柚子已经售完。她本无意到百货公司外面购物，不知是受到良心上的责备，还是什么莫名的冲动，她下决心到市区繁华街去，正当其时，她被雨阻拦了。仅此而已。除此以外，理应不会有别的什么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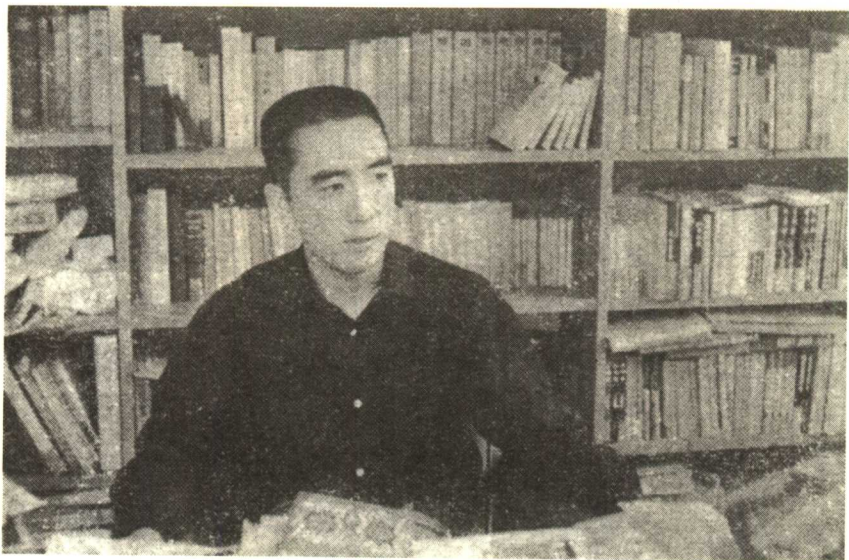
悦子上了开往宝冢的慢车，坐在席位上。车窗外，雨下个不停。站在她面前的乘客摊开了一份晚报，上面的油墨香味把她从思虑中唤醒。她扫视了自己周围一圈，仿佛自己干了什么亏心事似的。其实什么事也没有。

列车员吹响的哨音在战栗，漆黑而沉重的锁链互相碾轧，电车不断地重复着这些单调的举动，一站又一站颇费力气地行进着。

雨过天晴。悦子把脸转过去，定睛凝视着从云隙间射出来的几道光束。那亮光恍如伸出来的洁白而无力的手，落在大阪郊外住宅街的村落上。

悦子迈着孕妇般的倦怠步子，好像有点夸张。她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没有人提醒她注意改正。这种步法，像淘气的孩子在朋友的后脖梗上悄悄地挂上一张纸条，成了她被迫接受的一种标记。

从冈町站前经过八幡宫的牌坊，再穿过小都市零售杂货的繁华



三岛凝神构思《爱的饥渴》

街，好不容易才来到屋宇稀疏的地段。由于步履缓慢，暮色已经笼罩着悦子。

府营住宅的家家户户都点燃了灯火。这是屋宇无计其数的、同样形式的、同样窄小的、过着同样生活的、同样贫困的、煞风景的村落。通过这儿的路，是一条捷径，悦子却总是回避走这条路。因为这样难免会清楚地窥见诸如这些屋宇的室内、便宜货的食橱、矮脚饭桌、收音机、薄毛织套坐垫，有时甚至窥见每个角落映入眼帘的贫穷的伙食、浓重的水蒸气，样样都使她十分恼火。她的心，大概只对幸福的想像力是发达的，她不愿意盼顾这些穷困，只愿瞧一眼幸福。

道路昏暗，虫声四起，这里那里的水坑映现着垂暮的残照。左右两侧是稻田，稻穗随着带几分湿气的微风在摇曳。包围着黑暗的

稻浪、翻滚起伏的田地及低垂的稻穗，看起来不像白昼成熟稻子的辉煌，倒像无数丧魂落魄的植物的聚会。

悦子绕着农村特有的、寂寞而无意义的弯曲道路，来到小河畔的小径上。这一带已属米殿村的地域。小河与小径之间是一片连绵不断的竹林。从这地方到长冈因盛产孟宗竹而闻名。竹林的尽头，是跨过架在小河上的木桥的小径所在。悦子跨过木桥，从原先是佃户人家的前面走过，穿越枫树和果树丛，再登上被茶树篱笆围着的迂回而上的台阶，到了尽头处，便是杉本家的旁门。乍一看，杉本的邸宅像幢别墅似的，其实是由于主人周全的节俭精神，在这么一个不显眼的地方，使用廉价木材修盖起来的缺乏雅趣的房子罢了。悦子打开旁边的拉门，里屋传来了弟妹浅子的孩子们的笑声。

孩子们又笑起来了。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不能让他们旁若无人地笑下去……悦子只是这么想，并没有下决心要阻止他们。她把购物袋放在门口的铺板上。

① 坪，日本的土地面积单位，1坪约等于3.3平方米。

1934年，杉本弥吉在米殿村购置了一万坪^①的地皮。这是五年前他从关西商船公司退职时的事。

弥吉出身于东京近郊一个佃农的家庭，他发奋攻读，大学毕业后进入当时坐落在堂岛的关西商船大阪总公司，娶了东京的妻子，大半生是在大阪度过的，但是他让三个儿子都在东京接受教育。1934年他任专务董事，1938年任公司经理，翌年主动退职。

杉本夫妇偶尔前往墓地为故友扫墓，他们被环绕着名叫服部灵园的市营新墓地那土地起伏的优美所吸引，向人打听，才知道这儿叫米殿村。他们便物色了适合于辟为包含覆盖着竹林和栗林的斜坡果树园的一片土地，在1935年盖起了简朴的别墅，同时委托园艺